

岳勇◎著

悬疑小说家庄秦、快刀、陈渐联袂推荐

第五届台湾温世仁武侠小说百万大赏获奖作者岳勇转战推理文坛，
再掀阅读风暴，受到万千悬疑推理读者追捧！

凶手是谁？一宗宗近乎完美的谋杀案，让你永远猜不到幕后真凶。

十三命案

Thirteen
Murders

惊天悬案
步步惊心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岳勇 / 著

命案十三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命案十三宗 / 岳勇著.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13. 1

ISBN 978-7-5104-2166-2

I. ①命… II. ①岳… III. ①侦探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09910 号

命案十三宗

作 者: 岳勇

责任编辑: 黄倩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 (100037)

总编室电话: (010) 68995424 (010) 68326679 (传真)

发行部电话: (010) 68995968 (010) 68998733 (传真)

本社中文网址: www.nwp.cn

本社英文网址: www.newworld-press.com

版权部电子信箱: frank@nwp.com.cn

版权部电话: +86 (10) 68996306

印 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字 数: 210 千字 印张: 16

版 次: 2013 年 2 月第 1 版 2013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4-2166-2

定 价: 26.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错误, 可随时退换。

客服电话: (010) 6899 8638

目录

Contents

- 001 异杀
- 012 惊魂杀局
- 028 瞎子神探
- 041 血脚印
- 056 隐藏在枪声背后的杀机
- 074 未了恨
- 095 发卡上的树叶
- 110 命案 24 小时
- 129 诡杀
- 143 谁是好猎手
- 179 为了女儿的清白
- 197 寻夫·劫
- 212 杀人执照

异 杀

1

我出生在一个警察世家。父亲是一名在职老刑警，祖父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批警察。再往上推，我的曾祖父岳子琦，在全国解放以前，也曾做过民国政府的警探。可是到了我这一代，却抓起笔杆子，当了一名职业记者。

今年清明节，我回乡扫墓，期间在位于绣林山下的祖屋住了一晚。祖屋是一幢标准的三进三出的四合院，屋外粉墙黛瓦，屋内青砖铺地，院中有水池花木，在旧时来说，应该称得上是一座豪宅大院了。

祖父从公安战线退休后，一直住在祖屋里。那天晚上，我跟祖父闲聊时，他忽然从一个古旧的木箱里翻出一个泛黄的笔记本，说是曾祖父留下来的，让我看看还有什么用处。

我翻开笔记本一看，里面用毛笔写满了密密麻麻的蝇头小楷，仔细读了两页，原来是曾祖父早年记下的探案笔记。

作为一名法制记者，我如获至宝，把这个旧笔记本带回家，花了一个星期时间，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发现其中记载的，都是曾祖父当年经办的一些较为离奇的案件。当然，有许多案件，当时看来觉得不可思议，但在几十年后的今天看来，却已不足为奇。而有三桩奇诡的案件，即便在今天看来，也颇让人惊异——旧笔记本中记录的“项链杀人案”（《异杀》）、“恒生纱厂兄弟血案”

(《惊魂杀局》)和曾祖父受伤眼盲之后侦破的“周扒皮奇案”(《瞎子神探》)。这三则案件看后,令我久久放不下。

第一件“项链杀人案”,不但案情奇诡曲折,而且案子牵涉到曾祖父的岳父岳母一家,最重要的是,我觉得曾祖父最后结案,似乎略嫌仓促,而且其中的推理破案过程,也似颇有值得商榷之处。故此将曾祖父记录此案的原文照录如下。

2

民国23年10月的一个礼拜天,我公休在家。妻子小园一大早就回了娘家,中午归来时,告诉我说她父亲病了,嘱我抽空过去探望一下。下午,我就采购了些水果,坐着一辆黄包车,来到了岳父家。

岳父姓任,名叫任重远,现已年近半百,名下有三间米铺、两间绸缎庄和一间当铺,以身价而论,在这绣林城里,也算是屈指可数的富绅了。岳父家住在风景优美的绣林山下,是一幢三进三出的大宅子,跟我的住处隔着三四条街巷,并不算太远,但因着我是警察局的一名侦探,平时忙于公务,除了过年过节,倒是很少到岳家来。

见到躺在病床上的岳父,我不禁大吃一惊。数月未见,原本白白胖胖的他,竟然消瘦得连颧骨都突显出来,头发胡子全白了,好像一下子苍老了十几岁似的。我忙问岳母,岳父生的什么病?找医生瞧过没有?怎么会病成这样?

我的这位岳母姓苏,名叫苏书倩,是岳父的续弦,三十多岁年纪,因为保养得好,又会打扮自己,看起来皮肤白皙,穿着时髦,越发显得年轻,与病床上老态毕现的岳父,更是形成鲜明对比。岳母表情忧郁地告诉我:“也不知为什么,这个把月来,老爷像丢了魂似的,一直心绪不宁,吃不好睡不香,晚上老做噩梦。他都这把年纪了,经不住折腾,就病倒了,已经请了好几位郎中来看,就是瞧不出病因。”

我俩正站在病床前说话,冷不防昏睡中的岳父忽然一把抓住我的手腕,厉声惊叫:“啊,有鬼,有鬼,别杀我,别杀我……”我吓了一跳,扭头一看,只

见岳父躺在床上，双目紧闭，脸色苍白，表情惊恐，冷汗涔涔而下，像是正在做着噩梦。岳母急忙上前，轻声将他唤醒。

岳父喘了口气，无神地睁开双眼，一见到我，就像遇见救星似的，把我的手抓得更紧，连声说：“贤婿，吾命危矣，你可要救我……”待瞧见岳母在旁，却又忽然止住话头，似乎有什么话，不便当着她的面讲。

岳母见状，忙说：“我出去给老爷准备一点儿吃的。”便转身走出了房间。

岳父示意我关上房门，然后托着我的手臂，半坐半躺地靠在床头，说：“子琦，有人想要向我索命，我命将休矣！你是个警察，可一定要救我！”

我不由吃了一惊，下意识地四下里瞧瞧，说：“竟有这样的事？哪里有人要来索命？”

岳父说：“是在我梦里。”

我不由哑然失笑，说：“岳丈，梦里的事情，怎能当真？”

岳父摇摇头说：“不，我有预感，肯定是真的，确实是有人想要害我性命。”

岳父进而告诉我，说这一个多月来，他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做一个相同的噩梦。梦中有一个人的幽灵似的突然向他飘近，伸出双手，闪电般扼住他的咽喉。他拼命挣扎，却像中了魔咒似的，手脚竟然不能动弹。对方手劲很大，像一把铁钳似的钳住他的脖子，几乎令他窒息……

我皱起眉头问他有没有看清对方的脸？

岳父想了一下，说有一回他在挣扎中睁大眼睛，终于看清了那个人的脸。

我忙问：“那人是谁？你可认识他？”

岳父虚弱地点头说：“我认识那个人，他姓张，叫张栓。”

3

十年前，在河南南阳，我的岳父任重远，交了一个朋友，名字叫张栓。

张栓是个街头卖艺的，靠在街边围个圈子，表演一些杂耍功夫，向路人讨些赏钱过日子。他练过缩身术，最拿手的绝活是钻桶。表演的时候，先拿出一个直径不足三十厘米的木桶，坐在桶口，屁股先进去，接着把身体晃几晃，

只听周身骨节一阵叭叭作响，人就像压紧的弹簧似的，突然间缩小了好几圈，然后整个人缩成一小团，很顺利地就从木桶中钻了过来。

张栓租了一间民房，住在南阳郊区，家中只有一个新婚妻子，并无别的亲眷。他的妻子本是大户人家的女儿，在城中女子中学念过书，后因家庭变故，父母双亡，迫于生计，下嫁给了街头艺人张栓。岳父常去张栓家喝酒，渐渐便跟他这位年轻貌美的妻子也混熟了。

岳父在大清朝曾中过举人，颇有些学问。民国后，为生计所迫，仗着自己读过几本《黄帝宅经》《葬书》之类的书，就做起了风水先生，专门替人定穴立宅，堪舆相地。当时的岳父，刚刚丧偶，带着一双十多岁的儿女相依度日。岳父人至中年，成熟洒脱的气质和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渊博学识，赢得了张栓妻子的好感。岳父本是个风流人物，眉来眼去之下，两人就背着张栓，做下了苟且之事。

有一天深夜，电闪雷鸣，风雨交加，岳父从张栓家喝完酒回家，途中经过一片麦田时，忽然轰隆一声巨响，一个暴雷在头顶炸响，把岳父吓了一跳。然而就在雷声响起的同时，他竟然隐隐感觉到脚下的土地在浮动，地底下似乎有轰隆隆的声音与天上的雷声相应。

他怔了一下，忽然意识到了什么，将手里的灯笼举高一看，只见自己所处的这片麦田，大约有十余丈见方的一大块，庄稼的长势明显没有周边田里的好。顺手掏出罗盘一测，发现自己立足之处，竟是一块气凌云天的风水宝地。

麦田长势不好，是因为地下夯土坚实，不利于作物生长；雷声响过，脚下隐有回声，说明地底空旷。凭着多年寻龙觅穴堪舆相地的经验，岳父知道，他立足的这块麦田下，一定有一个古墓。

他在麦田中做了记号。第二天一早，风停雨住，他借来一把洛阳铲，悄悄来到麦田中，找准位置，向下连掘数十下，果然挖出来一些熟土，土中还混杂着少许朱砂和木屑。由此看来，他昨晚的推测是完全正确的。他用洛阳铲连续打点，最后基本确定了古墓的位置。从面积上看，这应该是一个比较大型的古墓，里面的随葬品一定不在少数。如果能成功盗掘此墓，那自己下半辈子就不用愁了。

可是要想盗掘此墓，凭自己一己之力，实难办到。这个时候，他想到了张

栓。张栓年纪轻，力气大，最重要的是，他练过缩身术。到时只要从地面挖一个小洞通向墓中，让他施展缩身术，即可下到洞底，实在要省事许多。

他找到张栓，把这事跟他一说，张栓正愁找不到赚大钱的活路干呢，当即同意。

经过几天时间的勘察和准备，在一个风高月黑之夜，岳父和张栓带着铁锹、畚箕和绳索等物来到了那片麦田。在早已确定好的墓室上方，向下竖挖了一个直径三十厘米左右的地洞。那墓埋葬得并不太深，向下挖掘了五六米，就通到了墓室中。

张栓在腰里系上绳索，拿着火把、斧头和布袋，施展缩身术，将身子缩小得如同七八岁的孩童般大小，很顺利地就钻进了地洞。岳父站在地面上，手持绳索，缓缓将他放到洞底。只听得下面传来一阵噼噼啪啪的声响，似乎是张栓找到了墓主人的棺槨，正用斧头劈开。

过不多时，地底下传来一阵铃铛声响，正是张栓向地面发出信号。岳父急忙拉起绳索，只见绳索一端系着张栓带下去的那个布袋。解下来一看，里面装了大半袋金银器皿和珠宝玉器，随便拿出一件来，都是价值万金的珍宝。岳父不由心头大喜。正在这时，地下铃声再次响起，是张栓在地底下催他快点将绳索放下，将他拉起。

岳父正要將绳索放下，心中却忽然闪过一个念头：假如张栓就此葬身古墓，再也出不来，非但这一袋子金银珠宝为我一人独得，就连他那年轻漂亮的老婆，岂不也是我任某人的了？恶念一闪，便再也挥之不去。

他往洞下一瞧，只见一闪一闪的火光中，张栓正仰着头，朝上看着，眼巴巴等着他放下绳索将自己拉上来。他不禁恶向胆边生，咬一咬牙，搬起田埂边一块石头，使劲往洞里砸去。只听洞中传来“啊——”的一声惨叫，火把顿时熄灭。

岳父心口怦怦直跳，急忙用铁锹铲起泥土，将那盗洞填平踏紧，再在上面移栽上几株麦苗，将一切恢复原状，瞧不出痕迹了，这才提着那一袋金银珠宝，急匆匆来到张栓家。

张栓的妻子自然知道丈夫半夜出门干什么去了，正在家里焦急等候，忽见岳父一人回来，不由吃了一惊，就问张栓怎么没有回来。岳父支吾着说不

出话来。张栓的妻子一瞧他的神情，就已隐约猜到发生了什么事，尽管她跟张栓没有什么感情，但毕竟夫妻一场，也不禁落下泪来。

岳父把那一袋金银珠宝给她看了，说：“事已至此，南阳城是不能再待了，咱们一起离开这里吧。”张栓的妻子犹豫一下，只得点头同意。于是岳父就带着她和自己的一双儿女，连夜离开了南阳城。几经漂泊，最后定居在这湘鄂之边的绣林城。

岳父将盗墓所得的金银珠宝变卖之后，用所获钱财来做生意，只十来年时间，生意便做得风生水起，名下有了好几间商铺，他也成了绣林城有头有脸的大老板。他的一双儿女，也渐渐长大，儿子外出当兵，女儿小园嫁给了我。当年那个随他私奔的女子，就是我现在的岳母苏书倩。

4

岳父勉强振作精神，向我讲述完他和张栓之间的故事，然后闭上眼睛，躺在床上休息了好一会儿，才又开口接着说：“杀死张栓，离开南阳之后，我几乎每天都在良心的不安和惊惶恐惧中度过。生怕东窗事发，警察找上门来，更怕张栓的冤魂化为厉鬼，前来找我索命……我来到绣林城开始做生意以后，因为全心全意都扑在了生意上，这种不安和恐惧，才渐渐淡下来，直到一个月前……”

岳父告诉我说，大约一个多月前，他从街上走过，忽然路边有一位算命先生叫住他说：“先生，我瞧您眉棱高起，天柱倾斜，眼前似乎便有一劫啊。”

岳父本是靠看风水起家，算命先生这套把戏，他自然是知道的，所以并未理睬。谁知那算命先生对着他的背影，又加了一句：“厉鬼讨债，十年不晚；不是不还，时机未到。”

岳父一怔，就止住脚步问：“我欠人家什么了？又要还人家什么？”

算命先生说：“欠债还钱，杀人偿命。”

岳父听得“杀人偿命”这四个字，不由大吃一惊，想起自己杀死张栓到现在，岂不是正好十年？这算命先生算得如此准确，看来绝非凡人。当即就掏出五块银圆塞给他，低声道：“先生料事如神，在下佩服。还请先生施展神通，

帮我化解此劫。”

算命先生掐指一算，忽然脸色一变，推开他的银圆道：“我泄露天机，已是不该。此劫是你命中注定该有的，我就是神仙下凡，也化解不了。”言罢起身，扬长而去。

算命先生这一番话，又撩起了岳父心中潜藏已久的恐惧感，回到家后，当天夜里，便做了一个噩梦，梦中果然有人向他索命……

最后，岳父叹了口气说：“从那以后，我就噩梦连连，几乎每天晚上都梦见厉鬼索命。晚上失眠多梦，受到了惊吓，白天也心神不宁，疑虑重重，总感觉到有人想要害我性命。没过多久，我就病倒在床。你岳母先是请来道士作法驱鬼，并无效果，后来又请了郎中来瞧病，也不见半点好转。现在只要我一闭上眼睛，那梦中恶鬼就会张牙舞爪地向我扑来……”

我做梦也想不到，一向以诚信商人面目示人的岳父，竟然也干过盗墓杀人的勾当。我安慰他说：“岳丈，有道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您之所以做这样的噩梦，完全是因为十年前那桩人命案，使您耿耿于怀，心怀恐惧的缘故。待得时日久了，慢慢将此事淡忘，也就无事了。”

“不！”岳父忽然抓住我的手说，“不，这不只是做梦，我有预感，这是真的，是真的有人想要害我性命。你可一定要帮我。”

我皱皱眉头，问：“你这样说，可有证据？”

岳父摇摇头说：“证据倒是没有，只是我觉得身边的人都有点怪怪的，甚至就连你岳母也……”

我说：“这只不过是您被噩梦所扰，产生的幻觉罢了。您想叫我怎么做？”

岳父说：“你是警察，一定要保护我。”

我想了一下，说：“好吧，为防意外，我跟负责在这一带巡逻的兄弟说说，叫他们平时多留意一下任家大宅周边的情况。另外，我下班后，也多抽时间过来看看。您放心，只不过是做梦而已，不会有什么事的。”

第二天，我从警局下班后，去到岳父家。发现岳父家里来了一个和尚，约莫三四十岁年纪，身穿土黄布衲，左臂残缺，只有一条右臂，脸上布满伤疤，鼻梁塌陷，嘴角歪斜，相貌十分丑陋。一问才知，这是一位外地和尚，法号“普

缘”，因云游到此，听得坊间传闻，说任家大宅的主人任重远任老板最近为噩梦厉鬼所扰，所以特地找上门来，说自己有一条玉坠项链，戴在身上能驱邪镇鬼，祛病禳灾。

他见我面露怀疑之色，便从口袋里掏出一条玉坠项链。我走近一看，只见那一条细细的珍珠项链上穿吊着一只白玉坠子，玉坠上雕着一个钟馗像，豹头环眼，冷面虬髯，凶相毕露，大有鬼神莫近之势。

岳母见他说得如此玄乎，便有些动心，对我说：“不管灵不灵验，试一试也好。”就问那和尚，“这玉坠项链，你要多少钱才肯卖？”

普缘和尚朝病床上的岳父看了一眼，眼中闪过一丝异样的神情，说：“贫僧这玉坠项链不买不卖，只赠予有缘之人。既然贫僧与这位施主有缘，自当倾情相赠，分文不取。”说罢将那玉坠项链留在桌上，甩甩左边那只空空的衣袖，哈哈一笑，扬长而去。

我瞧这和尚行为怪异，如癫似狂，不禁心下诧异，跟着他追出大门，还想问他几句，却已看不见他的身影。我回到岳父的卧室，岳母已将那和尚留下的钟馗玉坠项链戴在了岳父的脖子上。

说来也怪，当天夜里，岳父竟然一夜无梦，睡得十分安宁。自从戴上这钟馗玉坠项链之后，岳父便再也没有做过噩梦。不几天，病就好了。从此后，岳父就将那钟馗玉坠项链当做护身符戴在脖子上，片刻也不离身。

5

大约半个多月后的一天早上，我刚到警局上班，就接到有人报案，说位于绣林山下的任家大宅里发生了命案，任重远任老爷被人勒死在自己床上。我不由大吃一惊，急忙带人赶到岳父家。

这时的任家大宅，早已乱成一锅粥。我来到案发现场，果然发现岳父双目紧闭，脸色苍白，死在了自己卧室的床上。我仔细察看尸体，发现在脖颈处有一圈被珍珠项链勒过的暗印，由此可以判断，他是被人用自己脖子上的项链勒死的。想不到岳父的“护身符”，最后却成了夺取他性命的凶器。死者表情平静，可以推测到，他是在睡梦中不知不觉间被人勒杀的。法医到场检

验后告诉我：“任老爷子的死亡时间，大约在昨晚半夜时分。”

经过仔细询问，我们了解到案发经过大致如下：

昨天晚上，因为天气寒冷，岳父岳母早早就上床睡了。由于风大，临睡前岳母关紧了卧室的门窗。整个晚上，除了屋外的风声，岳母并未听到半点异常的响声。今天一早，岳母起床时，见岳父睡在床的另一边没有动静，以为他还在熟睡之中，所以就没有叫醒他。等她在院子里散了一会儿步，仍未见岳父起床，就吩咐丫鬟来叫岳父起床吃早饭。

丫鬟来到岳父床前，叫了好几声，都没有反应，往床上仔细瞧了两眼，这才发现有些不对劲，急忙叫来岳母一察看，才发现岳父早已断气多时，连尸体都已冰凉。因为岳父戴着那条玉坠项链，脖子上勒痕明显，所以大家一看就知道是被勒死的，急忙到警局报了案。

我又仔细检查了一下卧室门窗，并未发现有人从外面撬动过的痕迹，由此排除了外人半夜潜入作案的可能。也就是说，昨天晚上，只有岳母跟岳父两人在这房中。如此一来，岳母就成了我们的重点怀疑对象。

经过几天时间的深入调查，案情很快就浮出了水面。

原来我那位漂亮的岳母，早就跟任家米铺那位年轻俊秀的账房先生好上了。岳父家大业大，还有一个儿子在外地当兵，岳父迟早都会把自己的家业交给儿子，到时岳母想要分一杯羹都难。有道是先下手为强，岳母就跟自己的情夫商量，想谋害岳父之后先夺取他的万贯家业，等到岳父的儿子若干年后回来时大局已定，也不可能再将家产夺回去。

最初，他们买通街边的算命先生，搬出十年前的人命案恐吓岳父，使他心生恐惧，噩梦连连，最终病倒。本以为岳父一把年纪，会一病不起，就此丧命。谁知半路上杀出一位云游和尚，赠给岳父一条玉坠项链。岳母本不相信那玉坠项链真有辟邪镇鬼的神效，谁知给岳父戴上之后，竟真的治好了他的心病。岳母一计不成，只好铤而走险，亲自动手，将睡在枕边的丈夫悄悄勒死……

事情败露之后，那位年轻的账房先生一见情势不妙，就把一切罪名推到了岳母身上，说自己虽然与她商议过杀害任老爷夺取任家财产之事，但却从未动手参与过杀人事件，所有的一切，都是岳母一人所为。岳母自然也是哭哭啼啼不肯认罪，但证据摆在眼前，却也由不得她不承认。

最后岳母被判了死刑，执行枪决。她那位情夫，也被判了无期徒刑。

翌年，岳父的大儿子，也就是我的大舅哥儿回了一趟绣林。他因作战有功，已经擢升旅长之职。他因军务繁忙，只到父亲坟前上了一炷香，就走了。临走前，他将任家的全部产业都赠送给了他的亲妹子，也就是我的妻子任小园。

后来，我跟小园考虑到我们夫妻都不是做生意的料，就将岳父的产业全部变卖了，只留下了位于绣林山下的这座宅子，作为咱们的住处。

6

以上文字，便是我的曾祖父几十年前留下的，关于那件“项链杀人案”的全部记录。

读完这些文字，我在为苏书倩这个女人的歹毒心肠感到后怕的同时，也不禁产生了一点小小的疑惑：假如苏书倩真的处心积虑想要杀害任重远的话，那么她大可以采用别的、更加不容易暴露自己的方式来结束他的性命，而不是采取现在这种谁都可以猜测到凶手是她的法子。不过话又说回来，也不能就此推断曾祖父当年的推理完全错误。毕竟当时出事的那间卧室，门窗都是从屋里关好了的，在没有外人进入的情况下，杀死任重远的凶手，只能是苏书倩。

但我总觉得曾祖父在办案的过程中，似乎忽略了什么。这时，我忽然想到了那条曾经救过任重远一命，最后却又将他置于死地的玉坠项链。

我又抽时间回了一趟老家祖屋。在爷爷的指引下，终于在堆放于屋角的一个旧箱子里，找到了曾祖父笔记中所说的那条钟馗玉坠项链。我把它带回家，认真研究了好几天，也没发现半点线索。

后来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我把这个故事讲给父亲一位在检验科做检验员的同事听了。他对此也很感兴趣，把那条玉坠项链拿了去，说是要好好检测一下。

两天后，他打电话告诉我，说经过科学检测，发现这条项链上的玉坠和珍珠，用料都极其普通，并无特别之处。与其他同类项链唯一不同的是，穿起那

些细珍珠的绳子,竟不是普通的绳子,而是一条从人体手臂中抽取出来的手筋。并且更为奇特的是,在某种特定的条件下,这条手筋竟能像弹簧一样自动收缩……

不知道为什么,一听到“手筋”这个词,我就立即想起了曾祖父笔记中所记载的那个断了一条手臂且相貌丑陋的普缘和尚。

如果我的推理没有错,那个赠送避邪项链给任重远的普缘和尚,就是死而复生的张栓。

当年张栓只不过是受任重远砸伤面部,昏倒在了古墓里。任重远将他活埋古墓之后,他不知想了什么法子,最终从古墓中逃了出来。然后,他就开始了自己寻觅仇人孤身复仇的旅程。那条致命的珍珠项链,应该是他自断左臂,用自己的手筋制作而成。他的缩身术已经练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身上每一条筋骨都有能够收缩的特异功能。任重远戴上这条项链之后的某一天夜里,那条手筋项链竟然自动缩紧,将睡梦中的他勒死,然后又像弹簧似的,自动松开,恢复原状……

谋杀任重远的罪名,最终却让苏书倩承担了下来。这个当年背弃丈夫,与人私奔的女人,最后却落得个被警方冤杀的下场。

这是张栓早就设计好的,还是纯属意料之外的巧合呢?

惊魂杀局

0

民国 29 年，三月的一天傍晚，苍茫暮色笼罩了绣林山。山顶老虎崖上，有两个人面对面站着。一人身形瘦削，约莫四十多岁年纪，胡子拉碴，浑身上下透着一股落魄颓废之气；另一个人年龄略小，大约三十六七岁，西装革履，戴着一副金边眼镜，显得气度不凡。

夜风中，只听那西装男子颇不耐烦地问：“三哥，你把我约到这荒山野地里来，到底有什么事？”那被称作“三哥”的瘦削男人说：“妹夫，我有件东西想要交给你。”说罢从身上掏出一只牛皮纸大信封递到他手里。

那个“妹夫”随手打开信封，不由吃了一惊：“这、这是纺纱机改良图纸，如果真的按此改良咱们纱厂的设备，只怕效率要增加一倍吧。”“三哥”点点头说：“不错，这份图纸是我多年心血的结晶。请你替我好生保管，将来总会用得着的。”

“妹夫”脸上露出狐疑的表情：“大哥才是咱们恒生纱厂的总经理，你这份图纸，应该交给他才对。”“三哥”哼了一声，说：“大哥一向刚愎自用，独断专行，听不进半点意见，我若将这图纸交给他，他只怕连看也不看就会丢进火炉里烧掉。再说他现在正跟日本人打得火热，要把纱厂的一半股份卖给日本人，这是汉奸才做的事，我可不想跟他搅到一起。”

“妹夫”嘴角一挑，冷笑道：“跟日本人合作，是大哥跟二哥和我商量后作出的决定。现在日本人在中国的势力这么强大，他们的设备又比我们先进，跟他们合作，我们有赚无亏。”

“呸，什么狗屁有赚无亏？日本人的狼子野心，你们竟一点也看不透吗？他们第一步是买咱们恒生的股份，接下来第二步，就是要吞并咱们纱厂。你们这样做，跟汉奸、卖国贼又有什么区别？！”

“你说什么？”“妹夫”听他骂自己是“汉奸、卖国贼”，不由气得满脸通红，伸手往他胸口用力一推，“三哥”猝不及防，身体一晃，踉踉跄跄后退一步，一脚踏空，竟然直往悬崖下坠去。

“妹夫”呆了一下，急忙跑到悬崖边往下一瞧，薄暮中看见“三哥”摔落在深崖下的乱石丛中，脑浆迸裂，已经当场毙命。他吓得脸色发白，赶忙将山顶石头上自己留下的脚印擦干净，只留下“三哥”一个人的脚印，然后将那个牛皮纸信封夹在腋下，沿着一条小路，急匆匆下山去了。

1

刚进四月，天就热起来。这一天，绣林县警察局的探长、我的曾祖父岳子琦正手执蒲扇，坐在办公室里写一份结案报告，忽然接到报警，说恒生纱厂的总经理吴大彦被人毒死在纱厂食堂内。岳子琦大吃一惊，急忙带人赶往恒生纱厂。

恒生纱厂，是由绣林商人吴恒生带领自己的儿子、女婿历尽艰辛创办起来的。创办之初，只是一间规模不大的小厂。后来吴恒生的第三个儿子吴三彦留洋归国，经过潜心考察和研究，将纱厂旧式机器改良成了自动纺纱机，使得每个工人的看台数量从原来的4台提高到了20台，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同时产品质量也有明显提高。其产品畅销国内，远销东南亚，成为华中华南地区最大的纱厂之一。

三年前，老经理吴恒生病逝，留下遗书交由大儿子吴大彦接替自己总经理的位子。后来坊间曾有传言，说老经理选中的接班人选，本是聪明能干的三儿子吴三彦，但后来大儿子吴大彦和二儿子吴二彦及女婿宋博联手